卷第三十八

白獭髓 張仲文
清夜録 俞文豹
貴耳録 張端義
碧雲騢 梅堯臣
異聞記 何先
芝田録 丁用晦
齊諧録 大行山人

白頻髓

宋 張仲文

寧廟朝高文虎知貢舉日以天子大采朝日爲賦題試貢士而舉人困厄於此學舍皆嘆怨後文虎因作西湖放生池碑誤引故事及上殿置笏失儀兩學齋舍衰金作綵帳贈教舍獸伎人趙十一郎寓意以譏之其中有云鼠猴搢笏而不失其儀士有所愧禽鳥認書而咸知所出人反不如後伎人因從官梁李瑊沈作賓沈詵輩與高君會于官舫召至呈伎因以此

帳張于園高君見之曰此必淳爲之耳淳台州人後於毛自知榜第三名及第
嘉定丁丑九月臣僚奏孔煒罷知高安孔本三衢人乙亥生仕至都官以女爲門人鄭復禮盜去遂有此玷復禮乃永嘉士人因善醫而爲孔門館賓與諸子游惟館于民家先數日前因見行都博雞者行都以三六十并錢復禮博之以數錢祝之得純成欲盜此女隨手得純字更借取一祝再博而又純漫遂因孔君奉祭牙齊壇是夜復禮遂盜此女令弟孝禮携往姑蘇

逮曉本家覺復禮與諸子責督警捕人根緝後以復禮之館媪告獲復禮孝禮俱徙刑編置而此女姓名刑押歸本貫且復禮初以博錢十其吉凶或者謂使其當時不博得成或無此禍殊不知造罪背理豈有幸免而鬼神亦得陰治之故使之博成而作成其罪矣且夫惟薄之間不謹分嚴豈特孔氏之家乎皆托於報緣恐未當理

慶元間有士人姜夔上書乞正奉常雅樂京仲遠承祖王此議送斯人赴太常同寺官校正斯人箔寺與

寺官列坐召樂師賫出大樂首見錦瑟姜君問曰此是何樂衆官已有讓文之歎正樂不識樂器斯人又令樂師曰語云鼓瑟希未聞彈之衆官咸笑而散去其議遂寢至今其書流行於世但據文而言耳

紹興初行都童謠曰洞洞張河爺娘一似六軍之教場忽民間遺火自大瓦子至新街約數里是時皆葦席屋後嘉泰初童謠曰根也又曰火裏此銀匠大小皆語及此忽季春楊浩家遺火自龍舌頭山延燒至艮山門外船場自南至北僅五十餘里楊浩父子僦

寓海南其時守臣趙善堅殿帥吳獵張帥夏侯恪同是罷去

紹定初御街中瓦前賣團子者自爲三火下店如此兩三處先因鄭德懋家遺火焚燒中瓦及御街數千家時有錦城佳麗地紅塵飛礫場之語後二年間中瓦後娼戶李博士家遺火焚燒中瓦及大街十餘家是夜在家飲酒者府吏王德用連坐被罪至四年九月間李博士橋王德家遺火自北而南焚燒至前湖門外方家峪山亦僅五十餘里宗廟百司一夕迨盡

中兎又爲灰燼此三火之讒明矣王德取斬是時守
臣林介殿帥馮檝步帥王虎因是罷去
嘉定間 ㄎ交攻廷臣有以和戰守三策爲言者謂
戰爲上策守爲中策和爲下策是時胡榘侍郎專主
和議會入朝時四明袁燮侍郎與胡公廷爭專主戰
守議仍以箚繫胡公頸遂下侍從臺諫集議後袁君
以此僻歸太學諸生三百五十四人作詩以送袁君
曰天眷頻年惜掛冠誰令今日遠長安舉幡莫遂諸
生願祖帳應多行路難去草豈知因害稼彈烏何辠
卯驚鸞鞚非老子還同傳憲仗時人品藻看今江東
倉使狀元公甫卽其子也

秦檜師垣故第卽今之德壽宮西有望仙橋東有升
仙橋後紹興末年師垣甃適值天府開浚運河人夫
取泥盡推積府墻及門有無名人題詩于明曰格天
閣在人何在 格天閣乃高宗宸翰賜秦檜之家 一德格天之閣 假日堂深恨
已深不向洛陽圖白髮却於郿塢貯黃金笑談便欲
與羅織爬尺那知有照臨寂寞九原今已矣空餘泥
滓積墻陰韓侂胄平原甲第卽瑞石北阜爲第後開

禧末罪逐後改爲寺監齋舍生有題二絕于壁曰掀
天聲勢秖氷山廣厦空餘十萬間若使早知明哲計
肯將富貴博清閑花柳依然弄曉風才郎袖手去無
蹤不知鄔塢金多少爭似廬門席不重兩詩皆用董
卓鄔塢事然權勢所歸之地古今皆然也

知乃饗餐人爾不能責成其弟子但委靡依隨而已
忽敎希倉以旦望祠孔聖令匠依公庠釋菜儀制鑄
趙從善尚書自號無著居士家居吳郡從善尹天府
日招郡學喬木在家熟訓子希倉而喬生者實無所

造禮器等依奉常行禮同里黃子由尚書聞之欲發
謚會從善知悉令毀棄而逐喬生後希倉公倅紹興
日令庖人造燥子茄子欲書判食單問廳吏茄子吏
曰草頭下著加即援筆書草下用家字乃蒙字郡人
目曰燥子蒙會稽郡治有賢牧堂謂范文正公趙清
獻公翟忠惠公朱忠靖公趙忠簡公史越王張毘陵
守像民祠之從善嘗帥浙東日使門吏諭者宿經倉
憲兩司陳乞以州治賢牧堂增從善像兩司一時奉
承從請既成有郡士朱萬年題詩于堂曰師畢使衆

作祠堂要學朱張與鄭王大家飛上梧桐樹自有安
人說短長

行都人多易貧乏者以其無常産且夫借錢造屋棄
産作親此浙西人之常情而行都人尤甚其或借債
等得錢首先飾門戶則有漆器裝折却日逐糴米而
食妻孥皆衣敝衣跣足而帶金銀釵釧夜則質被似
此者非不知爲費欲其外觀之美而中心樂爲之耳
其語言無實尤可謂如語年甲則曰木末語居止則
曰在前面語家口則曰一箇牙齒語仕祿則曰小差
如此等洗滌之語甚多

嘉定癸酉臣僚奏請禁止都城青盞兩學俱以皂盞
出入而天府又復禁止忽有外郡參學士人入都不
知所禁被獲入公庭府士人乞供對而書詩曰冠盞相
望古所然易青爲皂且從權中原多少黃羅盞何不
多多出貫錢州府遂決捕人而遣之然皂盞終非中
都所宜用者

嘉泰末年平原公恃有扶日之功凡事自作威福政
事皆不由內出會內宴伶人王公瑾曰今日政如客

人賣傘不由裏面後寧宗恭淑后上仙而嘗氏爲婕妤平原特以爲親屬偶值眞里富國進馴象至平原語公瑾曰不聞有眞理富國公瑾曰如今有假楊國忠平原雖憾之而無罪加焉

有一世貴官王氏任浙西一監當初到任日吏輩來獻錢物幾數百千仍白曰下馬常例王公見之令作一狀并物白解上司以爲吏輩以此欲污之吏輩市民等祈告再四而乃令取一櫃以其物悉置之於中對衆封緘寘于廳治戒曰此任中有一少犯即斷此任內吏民警懼謀息俱備以至終任榮歸登舟之次吏白廳櫃此公曰尋常既有此例須有文牘吏賫案至俾舁櫃于舟載而歸矣又有一內司出官者姓王人初任江右一縣尉凡事不少恕尤多刻剝吏民不堪忽於出巡之次偶被市民邀請于宅中宴飲直抵三鼓飲散而歸兵卒皆醉倒初以爲市民好客不暇詢其蹤跡越月餘憲司差人邏捕兵卒及此尉赴憲臺錄治謂是夜尉携兵卒强盜一部民家貲尉司旗仗等訴于憲司而有是獄幸免得乃其飲于民家其

被苦吏民乘兵革之酵取其兵權故爲尉來劫掠以
敗其任後案成削去仕籍
環衛官趙逢知蔡州蔡閫作教官每過廳一揖而已
衆官問閫教教何故待使長之薄閫云西班不足道
逢聞之置之不問若彼此小人萬一對衆官問閫閫
基太祖是東班是西班有何說儒生斗筲之量傚
而自滿閫自小職事叨冒入臺專務以勢力巧舉削
婺州太守應命不前以私害公而上啼後出臺除太
常少卿點檢不曾作邑清臺掃出首言傚長官之一
端也
有一朝士嘗爲相守有醫者以醫藥出入門下頗相
善偶元日夜漏未盡在客次伺賀初至已有一客但
見此客時時遣人入廳事詢問報云猶未醫亦不敢
詢之如是凡三數次皆云猶未繼而迨曉辦魚炙(客)
怒罵連聲稱不孝上馬而去醫亦不詢他日從容與
守言之問其狀貌乃其先也云適除夜飲酒過多逮
曉方享祀耳恭夫鬼本陰唯夜可以來耳
石湖范參政初官到任參州在客位其同參者聞爲

吳郡人卽云獃子石湖先生聞之在懷後因醼會曰云請獃子石湖先生書口號曰我是蘇州監本獃與爺上壽獻椎材宗室元來是皇族雨下水從屋上來石湖入泰大政其人尚在選篤老參軍其人來不呼召泰政卽見顏溫講同官之好謙曰某老獃無用李晦巷粹伯知杭州除浙北倉使被召除太常寺丞虞侯報李太丞知郟州者一揖而已更不交談忽發問呼太丞一外道知郟州來于堂入丞相名位問有甚官云公大方脉小方脉都理會得又問病也治難得

某專治瘡生心術不正之病丞相先請太常寺承後除秘書省入臺遷侍御史知州者來相見獨請茶罷索湯點獬豸湯

開禧初權臣將用事之日以所賜南園新城會諸朝士席間分題各賦春景以都城外土物爲題時一朝宜

俞卽賦曰兩脚稍空欲弄春一人頭上又安人不知終入兒童手筋骨翻爲陌上塵薄有所譏繼出知士姓俞在座分得游春黃泥製黃土偶謂之土都城春間湖邊則以

若雪後嘉定戊辰邊警之變果然游春黃胖起於金門地有杏花園游

西湖僧儀嘗以詩上權臣云我本田中一比丘却來乘馬不乘牛如今馬上風波急不似田中得自由權臣以爲謗已遂赭其衣

鄭剛中之鎮蜀也眷奴曰閻王所居曰富春坊忽民間遺火鄭公出鎮於火明中獲一旗上有詩乃借東城海棠詩爲之云火星飛上富春坊天恣風流此夜狂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公一見曰必道山公子也楊曼倩古今詞話中亦有一詞

韓邈尚書乃開禧權臣之叔長戶部日嘗親民訟有姓祝人投詞乞文還賣過光廟識卅玉錢而邈令下判云地理十里有光遂已其事可發一笑

其餘玉已經嘉泰辛酉罔祿焚毀不存而韓於案後所造官司及索其餘欲計其直次據文思院申陳云本部告許減請干州連及觀國被錄到庭遂作慕山溪詞曰儒官措大是官曰都得做宰相故崇下呼召江左士子徐觀國就館于鄱陽尉王君家以館翁被也須同太原公子能武又能文閙暇裏抱琴書車馬

時相過樽開北海滅請還知麼阿耐這點徒剛入詞把人點汚儒冠屈辱和我被于連累告訐孟嘗君帶累三千個

秦申王晚年昏耄倦於爲政軍國大細事悉委其子少傅燾處決號爲小相由是賄賂大行申王頗亦自知而危疑焉後因會楊和王曰外廷議論如何和王曰但只聞人言公相不師伊周乃效唐令狐之作申王似有慚色徐曰然則古既不乏老夫何愧乎王退而言於子弟曰秦公出語謬亂不常不死則禍將作矣未幾果殂

紹興間醫官王繼先以顯仁太后初御慈寧宮春秋高每違豫服其藥隨念賴是優游東朝享康寧之福幾二十稔克副高宗事親之孝繼先之功也故恩禮特異官至正任承宣已而繼先恃寵席勢福自已所爲有不可於衆而舉朝附阿之不暇至有稱門生者後太后上仙繼先自是眷遇日衰竟黜福州以卒

浙閒以牛乳爲素食佛以爲食嘉定間黃子申大蒙言向在廣中見部陽屬邑乳源民訴于漕司與民爭

乳田親引而問之何謂乳田民曰鄉中有地種乳先
掘地成窖以粳米粉鋪于窖內以草蓋之用糞壤壅
之候雨過氣出則發開而米粉已化成蛹如蠐螬狀
取蛹作汁以米粉漬而蒸成乳食之也韶陽乃六祖
禪師顯化道場而彼中皆爲此不知其故恐鄉原不
以牛乳爲食耳

紹興間行都有三市井人好談今古謂戚彦樊屠尹
昌也戚彦乃皇城司快行樊屠乃市肉尹昌乃傭書
有無名人賦詩曰戚快樊屠尹彦時三人共坐說

機欲問此書出何典昔時曾看王與之乃說
禁中後苑官有後苑使主綱領木苑事有權幹辦後
苑官監視苑內事有大主管使臣謂之煖溫官又有
前烙使臣紹定間內司提轄陳詡益奏乞以苑使謝
賓新自供奉煖溫舊無此例賓自職此愈加戰兢靡
敢自解如此年餘後忽閣長官關員適假歸上特令
差謝賓次日詡益奏謝賓不當遷此上曰汝見彼憂
勅許暇詢益自慚而退
程覃乃文簡公之子尹京日有治聲唯不甚知字嘗

有道民投詞牒乞執狀造橋覃大書昭執二字斯人見其誤遂自之合是照執今是昭執乃漏四點爾覃取筆忽於執字下加四點乃爲昭熱庠舍諸生作傳議之

宋 俞文豹

東萊先生汪觀瀾文謂後赤壁賦結尾用韓文公石鼎聯句敘彌明意文豹謂不然蓋彌明眞異人文公眞紀實也與此不同金剛經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東坡先生貫通內典深悟此理嘗賦西江月云未轉頭時皆夢覺赤壁之遊樂則樂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皆夢矣轉眼之間其樂安在以是觀之則我與二客鶴與道士皆一夢也

王夕郎信掌制誥孝宗覽之曰近日誥詞全似啓事
溢美太甚卿甚得體文豹謂其弊始於用四六也詞
臣又欲因此結知務脾悅而極工巧拘乎文而拙對
偶無復體製開慶元年丁相大全當國江鄂二郡守
創例每一漁船日輸五千漁人不堪命遂渡北兵入
寇鄂渚八月起舊相吳履齋宅左挾直院洪魯齋芹
草麻制中間云予方重宵衣之憂汝不以晝錦爲樂
入趨延英之召亟奉天章之咎惟事務之孔殷顧弊
源之滋甚邪不可以干正而君子守人之限界未明
不可以亂華而內外之名分未肅士氣抑
正弗振民力殫弱而莫紓在廷紐於意見之偏在邊
玩於守備之弛當饋以歎濟川其誰遺大投艱孰念
數寧之計任重致遠實維弘毅之賢云云於戲詩有
天保采薇當膺修政懷之志道在中庸大學尚
汝爲惟至忱足以感動神明惟太公足以信服中外
繄我耆俊毋煩訓詞細觀此制詞情懇到句語坦明
不拘平仄對偶真得制誥體魯齋乃容齋先生嫡派

然前輩四六多喜推故事如先生草吳琳開淮渠奏
諭云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見離堆之利渡波誰云兩
黃鵠詎煩鴻郤之搖蓋用杜詩石犀行雇方進開陂
事事雖切但非制誥體看坡公制誥用故事明白暢
暢
開慶元年冬李松壽寇漣水軍帥閫進毛興將兵禦
之興有壻爲松壽用以書來欲且置此軍乃靖邊侯
郭寇平再取之并餽銀二笏興曰奉命出戰而縱敵
棄地何辭以班師乃請益兵會制帥趙節齋病不
與遂死之而失此銀訛訛等雖再歸彊而亦失一良將師
矣
宜和七年預借元宵時有謔詞云太平無事四邊寧
靜狠烟眇國泰民安謾說堯舜禹湯好萬民翹望彩
都門龍燈鳳燭相照只聽得教坊雜劇歡笑　美人
巧寶籙宮前呪水書符斷妖更夢近竹林深處勝蓬
島笙歌鬧奈吾皇不待元宵景色來到只恐後月陰
晴未保淳祐三年京尹趙節齋與竹　預放元宵十
二日十四日諸巷陌橋道皆編竹爲張燈之計臣僚

劄子引此詞末二句爲次年五月五日金入寇之讖
十五日早晨遂盡拆去
范文正公鎮錢塘兵官皆被薦獨巡檢蘇麟不見錄
乃獻詩云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爲春公即
薦之
太宗子元儼有盛名號八大王有人入蜀調張忠定
公投參政書公納之袖中無語次投丞相書亦如前
及投八大王書公曰眞捉鼻日
曹翰貶汝州有中使來翰泣曰衆口食貧不能活以

祓封故衣一包質十千中使回奏之太宗開視乃
畫障題曰下江南圖惻然憐之召還
哲宗朝謝悰試賢良方正賜進士出身悰辭免云勑
命未敢祗受乃以抵爲祇以授爲受劉安世奏曰唐
有伏獵侍郎今有抵授賢良
詹義登科後解嘲詩云讀盡詩書五六擔老來方得
一青衫佳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
溫公一日過獨樂園見創一廁屋問守園者何從得
錢對曰積遊賞者所得公曰何不留以白用對曰只

相公不要錢

孔子問漆雕期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名蔡文仲三年爲一兆武仲三年爲二兆孺子容三年爲三兆三人之賢不肖所未識子曰君子哉漆雕氏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審余每觀此言未嘗不擊節歎服蓋卜以決疑不疑何卜故敢以家臣而議王居之賢否但取其卜龜之繁簡則賢否較然矣

三大夫皆所事何敢行已也正捫心無慊何以卜爲

嘉定間荊天文以課狀一軸投史衛王當時亦不取看及羅日愿之變文夜在內書院沉思籌度閑行過書架邊信手拏一卷及其課狀開至後則羅日愿及其黨姓名以至敗獲至斷日分地所歷歷該說明白呼來見其藍縷因問其家有何人對曰有老妻及兩男一女遂以百千兩謝遣之歸語其妻曰若再來喚我時斷是一死後羅日愿平定後再呼之至則授以祕封一盒戒曰到家方可開及開乃官誥二道省劄二紙補二子充天文官銀一笏爲女兒嫁資其夕一中

而殂今靈臺郎同都
豪傑之士所在有之
大志必如唐太宗則
材晉實用之或反爲
爲趙用魏不能用范
而猛爲符堅用後唐
用蓋必有非常之主
復唐祚檄曰一杯之
曰宰相之過也安有
慶曆間華州士人張
負氣倜儻有縱橫材
西鄙意雪詩云戲罷
又鷹詩有心待搦月
范二帥耻自屈乃刻
二帥召見之躊躇未
廷連兵十餘年文豹
謁揚州守守覺其僞
回奏接見之即補以

然器達大度必如漢高祖英武
則能使之聞風作興否則雖楚有
爲吾國之患燕不能留樂毅而毅
范雎而雎爲秦用晉不能致王猛
而不能任韓延徽而延徽爲契丹
不能用魏不能致王猛
主而後能用非常之人駱賓王作
之士未乾六尺之孤安在武后覽
有如此材而使之流落不偶耶

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
中兎更向白雲頭上飛欲謁韓
材嘗薄遊寒上觀覽山川有經畧
人拽之市而笑其後
開秦檜當國時有士人假其書
以白金五百兩緻原書管押其
官資或問其故曰有膽敢假檜

書若不以一官束縛之則北奔胡南走越矣觀秦此舉加韓范一等矣淳祐十二年朝廷以京學遊士挑撻不純盡行放逐頗聞其間亦有張元其人心非仁厚意則弘深開慶元年各盡照舊例放之參伍夫學校所以養士科舉所以取人而豪傑之士則非二者所能牢籠全在君相羅之於法度之外也

淳祐十二年六月武學列劄爲同舍求棺木京尹余大監晦差都轄院長伍作十四五人突入搜檢揭扇裂衣暴露兩日齋衆同太學宗學伏闕上書不報各

撤堂散去司業蔡久軒抗申朝廷乞罷余太監以謝諸生罷抗以謝京尹余帥密表奏陳隨往見執政至通江橋聞大諫葉大有察院蕭泰來再有按章即就出浙江亭呼吏結案正財賦出榜云當職蒙恩權領京尹凡五閱月一亳不敢妄支今當丐去就撿官會一百萬委陳府判照甲牌俵散以表賑卹之意當日過江司業亦出門有旨勸諭諸生歸齋文豹謂汲黯開河南倉賑飢民且伏矯制之罪天府非外郡比府庫皆天子之府庫人民皆天子之人民京尹特攝行

其政令小事則專達大事則奏聞雖蠲放儹金亦出於朝旨沉百萬賑濟乎罪去復輒擅出官庫錢出榜差官幾於無君矣久軒家建寧朱文公之高弟西山先生元定之孫九峯先生沉之子淳祐間持憲浙東師斡項廷增挾去相遊克齋書求京削誥以來春俄而克齋李項亦無復季札掛劒之望明年正月入爲大司成首致克齋之奠以此削白之而後發寶祐丙辰簽書樞密院事數以議論不合翩然高舉浯州紜渦王庭玉唐珪初締葉氏姻入太學後結婚女微跛而又承虛箑公姑銳欲出之庭玉過庭祈請謂婚姻前定罪非七出何敢爲此薄德事越三年登科生三子皆競爽鄉曲高其行義稱爲厚德之家開慶元年九月辟授天府帥機東坡先生嘗偶遇坐客行一令以兩卦名證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既濟未濟一人云劉寬妻羞汚朝衣家人小過先生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蓋爲荊公父子發也

胡文定公安國言自古盛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專
掌宿衛成王即政周公損虎賁與常伯同戒於王欲
其知衛虎賁者猶侍衛親兵也康王初立太保率齊
侯呂伋以虎賁百人逆於廟門呂伋者太公望之子
也自諸侯入典親兵猶今殿步馬軍都帥也勳德世
臣總司禁旅虎賁衛王宮其爲國家慮深矣
宋朝法前代命三衛分掌親兵正爲強本弱支消患
預防之計文豹見朝廷自淳祐中邊遁稍稀不爲遠
慮軍政日　兵額日虧殿步戎旅稀疎已甚及實
以來北兵寇蜀又未免定內事外至調閩浙諸郡兵
而每郡率不過三五百人已令春姚給事省箚附
奏云朝廷近調江淮一萬三千人赴上流僅取都吏
姓名曾未有即日就道者軍將稀留在所必誅逃而
朝廷乃倥傯他務視此爲萬事中之一事若有若無
且作且止是必待閉城門而後開言路見胡騎而後
括金銀也竊怪今日合三衛與東南之兵猶調遣不
應蜀之見兵僅八千人入動數萬其何以支若以
招兵易養兵難臣則有傾國力一策范鎮曰欲備雲

而莫若寬兩河之民今朝廷若只欲取辦於諸關諸
關又不過取辦於民民力竭矣臣謂今牙契一局及
江水分司歲可得三千六百餘萬即可養六萬兵歲
幣銀絹歲二十萬匹兩本以和今既不用即可養
一萬兵內帑六設本以備邊金帛充斥歲絹二十萬
即可養一萬兵不如朝廷吝此何為商亡而鹿臺在
秦亡而敖倉在漢亡而西園在隋亡而洛口在適足
為寇資爾文豹謂上在位日久明習國家事條戎備
預切非所吝皆當國者無遠畧故玩安忽遠苟且歲
月耳開慶初元鄂廣繹騷廩佐軍需猶將士資帥閫
銀楮動百千萬計以至省賦欵繆逋負釋禁錮弛繫
囚出宮嬪收游士皆出聖意也
范文正公欲求退子弟請治屋宅園圃公曰吾死無
幾何暇為此西都園林相望孰障吾遊豈必有諸已
乃為樂乎有俸賜且調宗族及歸姑蘇日有絹三千
疋盡散與鄉里親族朋舊曰親族鄉里見我生長幼
學壯行為我助喜何以報之祖宗積德百餘年始發
於我今族衆皆祖宗子孫我豈可獨享富貴乃置田

數千畝爲義庄贍貧族公子忠宣公純仁爲相四世
孫成大又參大政至今范爲吳門名族今士大夫於
親族祭一書判一狀猶勤焉又況庄乎然以忠宣公
之盛德曉乃衰明常令其甥司馬朴扶行斯人也而
有斯疾也

靖康元年冬都城受圍四十餘日易子而食有以子
肥瘦不等而爭訟者

貴耳錄

宋 張端義

宣和七年南郊畢恭謝上清儲祥宮聞金人已破
山東駕亟還禁中夜二鼓中人梁藐持宸汗一幅
示惟書黃中來既入對上獨坐一橫榻兩宮娘拏
上曰邊警如此盡是蔡攸匿下不令朕知須卿等
一詔盡言朕失以謝天下連進二章皆不稱上意
三宣論只要感動人心不須歸過宰輔只說朕不是
第三章少愜上意親筆改寫成即時降出上曰卿未

可去適來李邦彥等告訴張失措且去外面商量此
詔是朕自思算更有二事待與卿說朕欲遣王黼蔡
攸等分守大河盡籍內臣貴戚并攸家財赴備猶軍
朕傳與皇太子 淵聖 名 朕移軍長安保扞關中爲根本
卿可就此爲朕處置明日便要都了只是未有人作
宰相是夜二府皆至銀臺門矣罪已詔下紹興辛
少宰李綱拜尚書左丞淵聖登極道君南幸向來御
筆皆不行內禪之前上諭曰處置許多事蔡攸盡道
不是只傳位一事靠要做他功勞淵聖嗣位臺諫劾
韋請誅京攸雖楊中立不免宣言蔡攸無罪之語
見論者紛然以誅王黼爲快而右蔡氏矣
徽宗北狩有諜者持一黃中單來御書云趙峽註子
子付黃潛善諸人審思之孟卽瑤華太后趙卽位王
高宗由是中興載泣血錄
眞廟宴近臣語及莊子忽命秋水至則乘乘緣赤二
小女童誦秋水一篇聞者竦立
昔聞仁宗時有外臣奏陛下不蚤立太子有椿萬年
禰仁宗大怒問宰執曰朕未立皇子如何比朕如

明皇有播遷之禍宰相奏云陛下果是播遷不及
皇當時明皇幸蜀尚有肅宗卽位靈武陛下無
爲子委不及明皇仁宗怒釋建立之議始堅
孝皇一日宣押王丞相趙丞相施元樞周太參
燕坐咨訪政事駕方御坐見御案上有一黃袱帕
忽駕興二相不敢近看獨周大參略開一看來
舌復掩冊如初移時上來遽問卿等不曾看此冊
皆以不敢對來日周大參入堂首與二相言此冊
提前等執所進臺諫姓名見今宰執所進擬者

爲孝皇聖斷不可測度前相旣去後相卽拜卽除
相進擬臺諫後相雖有進擬慮其立黨不除恐臺
奉承後相風旨以攻前相所以存進退大臣之體今
則不然一相去臺諫以黨去一相拜臺諫以黨進
自嘉定副封之廢前帝宏規廢矣
高宗孝宗在御每三年大比下詔先一月奉部當天
默禱曰朝廷用人別無他路止有科舉願天生幾箇
好人來輔助國家及進殿試策題臨軒唱名必三日
前精禱于天所以紹興淳熙文人才士彬彬在朝此

二祖祈天之效如此

壽皇過南內德壽問近日臺臣有甚章疏壽皇奏云臺臣論之閭鄭藻德壽云說甚事不是說他娶嫂壽皇奏云不看孰柯者誰德壽云厥也壽皇驚灼而退臺臣即時去國

德壽丁亥降聖遇丙慶八十壽皇講行慶禮上壽甚

周益公當國差官撰冊文讀冊書冊擬楊誠齋兌至之各撰一本預先進呈益公與誠齋鄉人借此欲誠齋以侍從為潤筆冊文壽皇披閱至再即宣

公楊之文太聱牙在御前讀時生受不若用尤之文溫潤益公又思所以處誠齋奏為讀冊官壽皇云楊江西人聲言不清不若移作奉冊壽皇過內奏冊寶儀節及行禮官讀至楊某德壽作色曰楊某尚在這里如何不去壽皇奏云不曉聖意德壽曰楊某殿策乃比朕作晉元帝甚道理楊即日除江東漕誠齋由是薄憾益公

孝宗朝幸臣雖多其讀書作文不減儒生應制燕閒未可輕視當公奉詔墨之奉豈容宿撰曾覿龍大淵

本名大淵孝宗寫開作一二字張掄徐本中王抃趙弗
劉勰中貴則有甘昺張去非弟去爲外戚則有張說
吳琚北人則有辛棄疾王佐伶人則有王喜慕國手
則有趙鄂當時士大夫少有不游曾龍張徐之門者
張景卿因奏對仁宗曰卿亦出孤寒張對曰陳本書
生陛下擢至中丞三子皆服冠裳陛下春秋高主鬯
虛臣非孤寒陛下乃孤寒也上嘉納之
道君北狩在五國城或在韓州凡有小小凶吉喪祭
飾享北　必有賜賚一賜必要一謝表北　集成一

帙刊在摧場中博易四五十年上大夫皆有之余曾
見一本更有李師師小傳同行於時
道君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
於床下道君自携新椷一顆云江南初進來進與
師謔語邦彥悉聞之檃括成少年遊云并刀如水吳
鹽似雪纖手破新椷後云嚴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
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李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
作師師奏云周邦彥詞道君大怒坐朝宣慰蔡京云
開封府有監稅周邦彥者闇課稅不登如何京尹不

拔發來蔡京問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頭
續得復奏京尹至蔡以御前聖旨諭知京尹云惟周
邦彥課額增羨蔡云上意如此只得遷就將上得旨
周邦彥職事廢弛可日下押出國門隔一二日道君
復幸師師家不見師師問其家知送周監稅道君方
以邦彥出國門爲喜既至不過坐久至更初始歸怒
眉淚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你去那裏去師師奏
臣妾萬死知周邦彥得罪押出國門略敘一杯相別
不知得官家來道君問曾有詞否李奏云有蘭陵王
詞今柳陰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臣
妾奉一杯歌此詞爲官家壽曲終道君大喜復召爲
大晟樂正後官至大晟樂府待制邦彥以詞行當時
皆稱美晟詞殊不知美成文筆大有可觀作沐都賦
如牋奏雜著皆是傑作可惜以詞掩其文也當時
師師家有二邦彥一周美成一李士美皆爲道君狎
客士美因而爲宰相呼君臣遇合於倡優下賤之家
國之安危治亂可想而知矣
孝皇聖明亦爲左右者所惑有一川官得郡陛辭有

宦者奏知來日有川知州上殿官家莫要笑壽皇問
如何不要笑外面有一語云裏上樸頭西字臉恐官
家見了笑只得先奏所謂川知州者面大而橫濶
有此語來日上殿壽皇見憶得先語便笑卿所奏
必宣讀容朕宮中自看愈笑不已其人在外日早
天顏甚悅以其奏劄稱旨殊不知西字臉先人之
所以動壽皇之笑也

王尚之爲郎日輪對一劉乞減宮嬪之冗壽皇問卿
是外臣如何知朕宮中事臣備員内府丞見每月

中請給歷歷具道大小請給細數壽皇大喜卽日除
浙漕却不及作侍從曾作太府卿

高孝二朝帥蜀必要臨遣未嘗就外除亦以蜀爲重
事廟堂欲除崔菊坡先生覺菊坡之意未就司諫王
貢卿上疏指以士大夫辭難避事不肯任朝廷之委
用疏上後菊坡之命始出菊坡只得一行在九江時
余往見之知其入蜀之意菊坡自言朝廷以蜀中散
亂令某整齊之余進曰今天下散亂豈特一蜀耶朝
廷何不留先生整齊天下之散亂而獨私於蜀耶菊

披雖唯而已近湯季能有辭難避事之疏三十年間
而見之恨無菊披在見此疏也
壽皇問王抃如何北使在庭舞蹈極可觀此間舞蹈
皆不及之抃奏云北人袖窄但公裳袖大一舉手便不可看北人視此
可觀南人袖内外皆寬大舉手便不可看北人視此
爲大禮數德壽孝在御時閤門多取北人充贊唱
雄如鍾殿陛間頗有京洛氣象自嘉以來多是明台
溫越人在閤門其聲皆鮑魚音矣
壽皇以孝治天下有大理寺孫寺丞失記其名
不丁母憂壽皇怒欲誅之奏知德壽云孫某不孝
將肆諸市朝德壽云莫也太甚遂黥面配廣南數年
得歸余兒時曾見之今考之士大夫甚至聞訃仕宦
榮自若衰絰有不爲著者食道衣錦汝安則爲之
門之訓天理滅絕去禽獸幾希
宣和元年間高麗遣使一旦忽上奏以其王病
上擇二良醫往歲餘方歸二醫奏王館醫甚勤
高麗小國世荷國恩不敢忘聞天子用兵遼實
國苟存之猶是爲　國捍邊其他乃虎狼不可

願二醫告諸天子早爲之備

慈寧殿賞牡丹時椒房受冊三殿極歡上洞達音律自製曲賜名舞楊花傳觴命小臣賦詞俾貴人歌以侑玉巵爲壽左右皆呼萬歲詞云牡丹半坼初經雨雕檻翠幕朝陽嬌困倚東風羞翻了羣芳洗烟凝露向清曉步瑤臺月底霓裳輕笑淡拂宮黃淺擬飛新粧楊柳啼鴉畫永正鞦韆庭館風絮池塘三十六官簪艷粉濃香慈寧王殿慶清賞占東君誰比花王良夜萬燭熒煌影裏留住年光此康伯可樂府所載

壽皇使御前回工寫曾海野喜容帶牡丹一枝壽皇命徐本中作贊云一枝國艷兩鬢東風壽皇大喜

紹興初楊存中在建康諸軍之旗中有雙勝交環謂之二勝環取兩宮北還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環進高廟曰尚御裹偶有一伶者在傍高宗指環示之此環楊太尉進來名二勝環伶人接奏云可惜二勝環且放在腦後高宗亦爲之改色所謂工執藝事以諫方臘作亂朝廷捕之獻言者曰若急請於朝以劉公安世守南都陳公瓘鎮金陵人望歸之可不勞兵而

破矣此鄒林語也致堂先生行狀中載之

王丞相欲進擬幸幼安除一師周益公堅不肯王問益公云幼安帥材何不用之益公荅云不然凡幼安所殺人命在吾輩執筆者當之王遂不復言

孝皇朝不許宰相進擬鄉人王丞相在相位八年林子中亦鄉人八年不得除命

吳越錢王入朝太祖曰謀下江南許以舉兵援助歸語其臣沈倫倫再三嗟嘆錢王扣之倫云江南是兩浙之藩籬堂奥豈得而安耶大王指日納土矣宣和

年結　攻契丹契丹果亡隨即二帝北狩此亦自

撤藩籬也

藩籬也喬行簡爲淮西漕便民五事曾說此二項是

亦祖江南之沈倫也

壽皇賜宰執宴御前雜劇敉秀才三人首問第一秀才仙鄉何處曰上黨人問次曰澤州人問三曰湖州人又問上黨秀才汝鄉出甚生藥曰某鄉出人參次問澤州者曰出甘艸又問湖州者曰出黃蘗如何湖州出黃蘗最是黃蘗苦人當時皇伯秀王在湖州故

有此詩壽皇卽日召入賜第奉朝請

何自然中丞曰上疏乞朝廷併庫壽皇從之方且講究未定御前有燕雜劇伶人敉一賣故衣者時琴一腰只有一隻袴口買者得之問如何着賣者云兩脚併做一袴口買者云袴却併了只怕行不得壽皇卽寢此議

天寶間楊貴妃寵盛安祿山史思明之作亂遂有楊安史之謠嘉定間楊太后史丞相安樞密亦有楊安史之謠時異事異姓偶同耳

有一川官在都乞差遣一留三四年題一詩在僧之壁曰朝看貝葉牢籠佛夜禮星辰取奉天呼召歸來聞好語初三初四亦欣然初三初四卽二僕也因此詩傳播京下遂得缺而去

王黼宅與一寺爲鄰有一僧每日在黼宅溝中流出雪色飯顆漉出洗淨曬乾不知幾年積成一囤靖康城破黼宅骨肉絶食此僧卽用所囤之米復用水浸蒸熟送入黼宅老幼賴之無饑嗚呼暴殄天物聖人有戒宣和年間士大夫不以天物加意雖溝渠汚穢

中棄散五穀及其餓餒之時非倫積累之久一家皆
絶食而死可以爲士大夫暴殄天物者戒
荆公黜詞賦尊經獨春秋非聖經不試所以元祐諸
人多作春秋傳解自胡安定先生始知孫莘老謹嘗
有春秋集解則知熙寧元祐諸人議論素不同矣唐
子西云挾天子以令諸侯諸侯必從然謂之尊君則
不可挾六經以令百氏百氏必服然謂之尊經則不
可

晁禮議和首遣方信孺通書奉使和議未成欲

漢卿輔辭以考亭諸生老不稱使迺薦王都庵
爲行人三往返至四有一件使顏元者問韓侂
是甚麼人答云魏公之孫吳太后之姪有擁佑之
勳又問云官裏如何信任他不知去得他否王答云
大臣去留出自聖斷伴使就懷中取出本朝省劄韓
侂胄軍怒已擊死王爲之驚駭當時一語之差豈不
失兩國之體則知專對之爲難事也

衛社稷宗社者大臣職也死社稷宗社者大臣之幸
也韓侂胄柄國皆由道學諸人激之使然紹熙五年

七月光宗屬疾寧皇未內禪外朝與中禁勢相隔絕趙中定招侂胄通太后意中官關禮同在往來之旨寧廟卽位諸公侵掩侂胄一日之勞嗾臺諫給舍攻其專輒之罪此時侂胄本不知弄權怙勢爲何等事道學諸公反教之如此爲之弄權如此爲之怙勢及至太阿倒持道學之禍起矣後十年坤鑑一進資善一疏起於張鉉吳衡王居安之謀其他皆因人成事者也和議成奉使許奕吳衡副之索首謀函首至濠二使不敢進小使往返數次云旣是講和必無

朔出禮數國信不必慮函首纔至界中臺諫交章言韓侂胄忠於其國繆於其身封爲忠繆侯將函首拊葬于魏公韓某墓下仍劄報南朝當時丘宗卿開督府在建康備坐北劄徧劄諸州監司先父適漕淮東親得此劄幸一見之

儂智高發三解不得志遂起兵兩廣遂有兩解試攝官之格張元因殿試落第徑往西夏自此殿無黜落之士

施宜生以賀正使來韓子師館伴因語日射三十六

熊賦云雲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以八百萬騎對三十六熊何其鮮哉宜生語塞大抵南北二使皆不深書司射所載熊即熊也非獸也

乖厓張公帥蜀時請於朝朔用楮幣絹以百界當見九界蜀闢建議虛百界不造而更造所謂第一界行之未久而蜀遂大壞時數之論於是爲可信

辛卯歲北來人數百輩暫寓於襄陽府光孝寺有人題詩于壁云干戈未定各何之一事無成兩鬢絲蹤跡大綱王粲傳情懷小樣杜陵詩眷今信斷雲千里烏鵲驚飛月一枝安得中山千日酒陶然直到太平時雖未爲絕唱讀之亦使人增感也

章子厚在政府有惇賊邦曲之號一日邸直欲復唐巾裹子厚曰未消爭競只煩公令嗣戴來略看子由語張文潛曰廟堂之上謔語肆行在下者安得不風靡

東坡水龍吟笛詞八字諡楚山修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此笛之質也龍鬚半剪鳳膺微漲玉肌勻繞

此笛之狀也木落淮南雨晴雲夢月明風嫋此笛之時也自中郎不見將軍去後知孤負秋多少此笛之事也聞道嶺南太守後堂深綠珠嬌小此笛之人也綺戀學弄凉州初試霓裳未了此笛之曲也嚼徵含宮泛商流羽一聲雲杪此笛之音也爲史君洗盡鬱烟癖雨作霜天曉此笛之功也五音已用其四之一角字作霜天曉散後一角字

歐陽公論琴帖爲夷陵令時得琴一張於河南劉岐蓋常琴後作舍人又得一琴乃張奭琴也後作學士

又得一琴則雷琴也官愈昌琴愈貴而意愈不

夷青山綠水日在目前無復俗累琴雖不佳意則自

釋及作舍人學士日奔走於塵土中聲利擾擾無復

清思琴雖佳意則昏雜何由有樂迺知在人不在器

也若有心自釋無絃可也

濮上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种放傳穆修穆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雍以河圖洛書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傳劉牧修以太極圖傳願願傳二程濂溪得道於異僧壽涯晦菴亦未然其事以異端疑之

漢尚氣好博晉人尚曠好醉唐人尚文好狎本朝尚名好貪

黃初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占曰心爲天王位王者惡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于永安宮客星歷紫宮而劉聰殞慧星掃太微而符堅敗熒惑守帝座而呂隆破晉庚翼與兄氷書曰歲星犯天關江東無他而季龍頻年閉關余甲子年侍親出蜀在荆南沙市申未間見一星自東南飛在西北如世之火珠狀其光數丈長久而成一皇字丙寅冬吳曦叛丁亥年余爲

儀眞錄參十月二十三日夜因觀天象見一星入月算歷者鄒淮絕早相別云昨夜星入月恐兩淮兵動不可住徑喚渡過建康余問之前有此否鄒云漢獻帝時曾一次星入月今再見也十一月十二日劉倬舉兵修季姑姑反戈一城狼狽倬以身免繼此兵禍未泯也庚寅年余丞浦江三月間近午日色略覺昏意謂日蝕外看山林屋宇皆成青色及兄弟骨肉相看面皆如鬼其色青甚如此日不移影至酉方動是年有繆春武庫之變余嘗在方冊間或書此怪異終

未便信豈謂身自見之
丘宗卿帥蜀陛辭奏壽皇吳家兵太專他日必有可
慮此時吳挺爲興州都統兼知興州乞得二庚牌臣
緩急可用居無何挺殂宗卿急發庚牌檄帳詔交互
除興州都統西兵始移於他姓自開禧間吳曦再領
興州兵北伐之事興曦果以叛聞人服宗卿之遠見
宗卿與京仲遠爲代京在蜀時適有瀘州張庭芬之
變仲遠寬厚僚其渠魁餘皆從釋京偶帶都吏行宗
卿就仲遠舟中擒去立斬之仲遠大不樂後仲遠作
相宗卿家食十年能知吳氏之兵必叛不知仲遠之
作相何明於彼不明於此耶開禧兵興始開制閫事
行和議復開督府年已八十餘矣
仕之不稱者許郡將或部使者兩易其任謂之對移
漢薛宣爲左馮翊以頻賜令薛恭本縣孝者未嘗知
治民而粟邑令尹賞久用事宣即奏賞與恭換縣及
對移所起也
天道尚左星辰左轉地道尚右瓜瓠右纍蟻穴知兩
烏鵲知風燕遵戊巳鵲背太歲魚聚北道鐵浮南指

葵知南日菊知隕霜此物之靈也人有不節酔飽不
謹寒暑孰謂人爲萬物之靈因書爲座右銘
士大夫最怕有虛名一勝不爲朝廷福眞西山
負一世虛名豈西山眞欲愛名于天下天下自聞其
名而起敬耳及史同叔之死天下之人皆曰眞直院
入朝天下太平可望及其入朝前譽小減省試主文
爲輕薄子作賦曰誤南省之多士眞西山之餓夫都
下諺曰若要百錢賤須是眞直院及至換得來攪做
一饆麵如是則聲名自是一項事業自是一項江南
地土淺薄士大夫只做得一項做不得兩項
淳熙間省元徐履因功名之念太重遂有心恙之疾
殿試用卷子寫一枝竹題曰畫竹一竿送上試官朝
廷亦優容之以省元身後一官與其子子亦恙官亦
絕
席大光以母葬碑銘皆數千言屈吳傅朋書之大光
立于碑側不數字必請傅朋憩偃終日不能兼備傅
朋病之至夜分潛起秉燭而書大光聞之起立以文
房玩好之物盡歸之預儲六千緡而潤毫戒曰傅朋

之貧脫矣未幾而大光死傅朋嘆曰吾之貧分也大
光之死由我也

眞定大曆寺有藏殿雖小而精巧藏經皆唐宮人所
書經尾題名氏極可觀佛龕上有一匣開鑰有古錦
儼然有開元賜藏經敕書及會昌以前賜免折殿勑
書有塗金匣藏心經一卷字體光婉麗其後題曰善
女人楊氏爲大唐皇帝李三郎書寺僧珍寶之

吳江長橋焚于庚戌之紹興四年新橋復成縣令
楊同者謀新之始未嘗委一吏未嘗科一夫但命十
僧分幹一橋之利可支百年始謀興工亦俾諸僧分
諭上戶往往出貲爲助震澤王闢者朱勔之黨乃積
逋數千緡連券百紙請同自督之同笑曰此逋豈可
督也徐命闢坐取火盡焚其券同以臺疏言擾民而
罷此闢嗾之

陳習菴名塤省元父母求子于佛照光禪師就上寫
一偈末後二句云諸佛菩提齊着力只今生箇大男
兒此十月三十日書十一月三十日習菴生父母乞
名于佛照光曰覺老余親見二狀習菴無髭有則去

之凡有除目卽先夢見住院前身卽一尊宿也
臨安中瓦在御街中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術士皆
聚焉凡挾術者易得厚獲而來數十年間向之術行
者皆多不驗惟後進者術皆奇中有老于談命者下
問後進汝今之術卽我向之術何汝驗我若何不驗
後進者云向之壬大夫之命占得祿貴生旺皆是貴
人今之士大夫之命多帶刑殺衝擊方是貴人汝不
見今日爲監司守帥閫者日以殺人爲事汝之術所
以不驗也老者嘆服而去

伶者自漢武時東方朔以諧謔進其間以言語盡規
導之意至唐高力士輩出人主溺于宴安鴆毒爲君
之道絕矣及五代李亞子歐陽公作伶人傳首焉及
稱請箭前驅縞素從戎繫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首
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何其
壯哉晚年酖于詼諧與周匝景進敬新卿泄終至亡
國死無以葬以樂器焚之何其始英武後荒逃耶嘗
讀放翁南唐書有一事可取李玉召一名將飲害之
酌酒一杯與其將飲將知內有毒堅不肯飲奉杯前

曰臣當先奉爲王壽君臣交爭不決有一伶人自殿
下舞上殿曰此酒臣當先飲奪將手中杯一舉而盡
再舞下殿及殿門而卒一時倉卒遂解君臣之疑雖
田小人一死存國體可爲知幾之士矣

晉王衍口不言錢强名阿堵俗言兀底律貪之謂也
古語云少則樂無則憂多則累又曰牢收長物金三
品密寫虛名墨一行又曰須知世上金銀寶借汝閒
看六十年又曰僊君且恁埋藏却聯有人曾作十來
積而能散君子違曰爲富不仁古人深戒

曲江有二奇張相國以鐵鑄六祖禪師以銅鑄修能
云鐵胎相公銅身六祖鐵胎有二身一在廟一在庠
銅身在大鑒寺廣州天慶觀有銅鑄劉王像當時鑄
時不像其容殺數匠始成衮冕具在

楊誠齋帥某處有教授狎一官妓誠齋怒黥妓之面
狎徃謝辭教授是欲愧之教授延入酌酒爲別賦眼
兒媚髮邊一點似飛蛾莫把翠鈿遮三年兩載千捆
百就今日天涯柰楊花又逐東風去適分落誰家若
還忘得除非睡起五照菱花楊誠齋得詞方知教官

是文士即舉妓送之

部州涔水場以淅水浸銅之地會百萬斤鐵炭鍊二十萬銅且二廣三十八郡皆有所輸或供鉛錫或供銀或供錢歲計四五萬緡饒監所鑄歲止十五萬二廣未嘗曾見一新錢所在州縣村落未嘗一日無銅錢殊不可曉所謂會子皆視之棄物不知朝廷一如二廣只使見錢不知會子未知可行否乎

乾道間有一媵隨嫁單氏而生尚書夔又往耿氏生侍郎延年及死尚書侍郎爭葬其母事達朝廷云二子無爭媵爲葬之衣冠家至今爲美談

呂婆即呂正巳之妻淳熙間姓名亦達天聽蕘養直家孫女曰蕘婆其嚴毅不可當三五十年朝報奏疏琅琅口誦不脫一字舊京畿有二漕一呂撙一呂正巳通宵欲呂婆一日大怒撙家諸姬甚盛必約正巳通宵欲呂婆一日大怒爭觸其怒竟逐之今稼軒桃葉渡詞因此而作

踰墻相詈撙之子一彈碎其冠事徹孝皇兩漕即日罷今止除一漕自此始呂婆有女事辛幼安因以徵

碧雲騢

宛委　梅堯臣　聖俞

碧雲騢者廐馬也莊憲太后臨朝以賜荆王王惡其旋毛太后知之曰旋毛能害人耶吾不信留以借上閑遂爲御馬第一以其物肉色碧如霞片故號之世以旋毛爲醜此以戕毛爲貴雖貴矣病可去乎噫吁哉

呂夷簡引用醫官陳巽雜亂士人結也

張士遜以二女入侍諫官將言乃出之

盛度以久任泣於上前遂參知政事王博文倣度泣
迨自龍圖學士爲樞密副使時蕭定基爲殿中侍御
史有士人匿名以河滿子嘲之一日奏事止曰聞外
有河滿子定基曰臣知之上令定基自歌於殿止既
而貶之時有語曰殿上一聲河滿子龍圖雙淚落君
前

趙稹納賄中官羅崇勳而引爲樞密副使任布援稹
之迹又因見宰相曰布昨知魏府經南郊賞給軍人
平帖無言前知府狄樂以南郊賞賜不時軍人喧噪
樂歸今爲美職甚不合使軍人平帖歸守給事中班
人多哂之遂亦緣此爲樞密副使

鄭戩結中官黃元吉左遷外補戩同列戲曰天休
走卻爺矣戩笑曰君不知我更有一爺在其不知蓋
愧如此

范仲淹收羣小詖扇聲勢又籠有名者爲羽翼故虛
譽日馳而至參知政事上自卽位視羣臣多矣知仲
淹無所有厭之而密試以策觀其所蘊策進果無所
有上笑曰老生常談耳因喻令求出遂爲河東陝西

宣撫使因不復用後爲鄧青杭三州專務燕游其政大可笑自謂已作執政又知上厭之不復收羣小籠名士故底裏盡露也仲淹微時妻貧常結中吏人范仲尹爲族弟仲淹及第時姓朱名說自朱改范姓遂與仲尹連名及爲諫官攻呂詩公而得罪仲尹亦遭逐仲尹自中書録事出合爲供奉許公怒仲尹刺探事令仲淹知故秪與三班借職自此家破曩大有貴書已爲仲淹取給盡矣仲尹貧范仲淹畧不撫其家賈昌朝娶陳堯咨女嘗逐母夫人入官遂識朱夫人而識賈夫人謂之賈婆婆前言賈婆婆上稍厭之

昌朝在府政事多内相關應故主恩甚隆昌朝與吳育論事不平而出因賈婆婆獲厚賜然遭新相於止也

文彦博相因張貴妃也貴妃父堯封嘗爲文彦博父泊門客貴妃認堯封爲伯父又欲士大夫爲助於是誘進彦博彦博知成都貴妃以近上元令織異色錦彦博遂令工人織金線燈籠載蓮花中爲錦紋又爲秋千以備寒食貴妃始衣之上驚曰何處有此錦妃

曰昨令成都文彦博繼來以嘗與妾父有舊然妾妾
能使之蓋彦博奉陛下耳上色怡自爾屬意彦博彦
博自成都歸不久叅知政事貝州王則叛朝廷以明
鎬往取之賊將破上以近京甚憂之一日宮中語曰
執政大臣無一人爲國家丁事者日日上殿無有取
賊意何益貴妃密令人語彦博明日上殿乞身往破
賊上大喜以彦博往統軍至則鎬已破賊擒矣捷書
至遂就路拜彦博同平章事後因監察御史唐介拜
召彦博殿上面條奇錦事數件質於上皆實事彦
博守本官出知許州明年上元中宮有詩曰無人敢
進燈籠錦紅粉宮中憶倖臣上聞此句亦笑
高若訥母兄楊若拙官宮中因之附中官進也
夏竦雖因中官楊懷敏然自東宮主深知奴龐籍與
文彦博爲婚姻遂得與譽後爲悍妻因貪而敗遂出守
本官知鄆州孫沔緣籍親又因中官石全彬而進至
樞密副使沔與妻邊氏俱淫濫世人言沔已爲穢矣
籍欲與之地令取南蠻沔至嶺下稱疾不敢進後因
狄青破賊有功初沔愛秦州而慫諫官彈其穢跡稱

疾泊舟南京上章求徐州實以觀朝廷意陰結中官與龐籍相助於是上遣尚醫視疾令中使押往沔厚賂中使及醫官曰實病既聞儂賊擾南方乃入京去赴秦州龐籍上言南方非沔不能成功乃南征未行沔又奏陳子掌南行機宜歸又奏爲職官南方効力有考第者不過得縣令人甚嗟恨之

狄青與文彦博同鄉人青在定州彦博令門客往游索青遺之薄客歸彦博以書責青再遣客往謁青於是厚遺之明年青建節知延州彦博又令客詣青曰延州之行我有力焉今合奏異姓一人當以客爲請青遂奏客爲試校書郎會伐蠻賊驚走歸洞乃除青爲樞密使

劉沆亦因張貴妃而進參知政事張觀嘗知開封府府有犯夜巡者捕致之觀據案訊之曰有證見乎巡者曰若有證見亦是犯夜左右無不大笑於是京師知其謬時赴上才五日

朝廷知之亟罷觀落知制誥守杭州杭州苦其謬政
曰舍人文字似政事者也
梁適始與蘇紳有奸邪之迹時號草頭木腳隱語其
姓也既同附中官得秉政豪視朝士自三司使楊察
而下皆受其慢罵而貨賂公行甚於李林甫除改輕
重欺昧又過之殿中侍御史馬遵吳中復呂景初極
言其過罷閣於左右或展後揚言御史掇拾宰相自
此誰敢當者中官傳宣閤門明日隔御史遵曰昨日
閤門進名已許上殿今日班次至而止之必有蒙蔽
聖聰而爲梁適者請出中官奏臣不敢退中官曰只知
傳宣不管附奏遵等曰某不退閤門人已喧上亦稍
知令宰相召御史即庶幾所言何據遵曰御史言
宰相過前時不具陳根抵者非謂不知始末蓋言之
則宰相不可須臾面目兒此處乎所以未暴露蓋
爲朝廷惜體不可使四方聞宰相犯贓今若須陳述
根源乞歸臺作文字明日上進於是遵等歸條具日
月姓名及物多少適守本官知鄭州左右中官尚復
揚言主上不聽然猶恐遵等窮極其事於是亦出御

史遵知宣州景初通判江寧府吳中復通判虔州俄而適又營求內降爲觀文學士知秦州內降既出丞相未見而堂吏李曰宣張永壽切開其緘於是泄漏人知知適之除觀文內降矣丞相惡之黜曰宣湖南縣令永壽判司御史皆移官遵京西轉運使景初知衛州中復知池州初三御史之出也中復裹行不可帶出外欲令落裹行字守主客員外郎知制誥蔡襄封回詞頭以中復等出無名不可撰詞乞付他舍人沿革料亦襄執正無敢當遵以熟狀出敕而除之

此卷似刺譏朝紳所作聖命可謂狂士矣然辭多近雅亦足補當時遺事非唐人小說家可擬云陸輔之校讎

假涵芬樓明寫本校竟丙寅四月三日沅叔記

異聞記

宋　何先吉之烏程　蚤歲以筆力自傭

周宗裔音匣字本世家安吉遊學傍郡至天台適報恩長老了清有同里之好留憩蕭寺時嘉熙丁酉仲夏也嘗以是年八月六日因出城北歸薄暮足倦神憊急呼童整榻而寢恍惚間聞有車輪聲從簷外來周亟起迎之見輜使者一馬而至車乘踵而後周方愕視使者遽前啓周曰大王久欵令譽覬覦光儀

故遣一介致卑詞安車聘召仄席待言此意不越此先輩其可戀守林之舊循墻之避乎周謙士也不覺汗背請從其命于是乘車而往使者前導其行甚疾路亦不惡道旁畧無人舍約十里許忽覩屠蘇道朱甍翠堞在城堞突兀草木葱蒨上扁額其上曰梵離國入門數十步使者曰宮闕不遠請先輩下車周曰某山野草萊終日書案鳴佩曳履夢想所不到上國不以謗陋賜之聘召深恐步武蹉跌取戾朝儀願使者先有以教之使者徐應曰且安心但見綠衣紫陌喧闐衮衮塗謳里詠喜見顏色周頗自安私謂必樂地使得終老于此不猶愈于粥魚鼈鼓荒涼寺之居乎頃刻間已抵王闕道左一館扁曰延英使者揖周入辭曰道路風塵衣冠欹側請先輩草臥周與使者對揖而別甫轉首一丈夫金章紫綬立館右小吏持御狀前白周視之上題昌化大夫知延英館事皇甫準小吏揖客入各敘起居竟使欲解帶磅礴俄報宮闕已啓周整束冠裳從知館而去曉色猶昧殘月耿耿璇題玉闕聳峙輪煥赫奕目不禁視圭

交錯雜遝而進遙望九陛上幃幕粲爛座下設百官
以次左右行列有報班齊者王御正御宰弼叙辈舡
萬福王亦致答餘各稱拜舞忽聞呼周姓名有二朱衣
引周獨立殿下傳王吉曰寡人濫承先緒涼德是懼
持盈守成自古所懼樂得賢者相與啇治聞卿學術
久富意甚嘉之周曰臣疵賤余生不學無術殿下誤
聽采錄使者親御王命勉臣此行遂得瞻望清光遭
聽采錄使者親御王命勉臣此行遂得瞻望清光遭
逢盛事王復曰寡人渴想名賢得卿如醴泉甘露慰
望可勝勉謂少留共扶國事周叙謝方欲措詞而吏
報班退即有別吏持牒文授周曰周宗齋可特授文
籍監承日赴堂即預議事仍賜第一所俄有從侍數
十名擁周入一宅華麗奇巧服御光
生周入居其中即日視事同僚各持御狀互賀自此
曉則謁王午則入都堂與議一國之事皆參決焉幕
則回第崔苒約半載官況益美忽一日報相國木敦
子齡病王召周而問曰子齡相國二十年矣改事粗
舉倘一夕不起何人可代周曰知臣莫若主君曰寡
人得之矣翌日子齡薨俄報右丞屈曲恭拜相國蓋

性險愎貪汚罕倫一聞救下人皆側目周聞之驚甚
即上疏諫王曰臣聞植治有階浚流有源自昔英君
誼辟不以治爲可喜而常以亂爲憂何則治亂之分
自君子小人始一君子之正未足以杜百小人之姦
一小人之姦深足以妨千百君子之止君子其爲政
也明達洞白其事可行其言可復小人則異是豺軀
麟角羊質虎皮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及目而相噬
此堯之所以誅四凶成王之所以流管蔡史臣直筆
不以四凶之罰爲甚管蔡之遣爲過蓋其人天怒神
怨摧折已曉使尚佚其辜將自速于禍矣然其城不
崖惡頃刻之不忘富貴榮華何慮其不致譬如嘉穀
纖莠必除譬彼長隄千鏝必塞所謂植治之階浚流
之源係在乎人君用舍之頃一息不容間矣殿下以
神聖之資守太平之緒首任棟梁以付穹窿之寄倚
掇蘭蓀以黃黼治之期四民均賴百世允安今天不
憖遺大老故相國木契子齡未就衰年遽終奇恙殿
下更名耆俊親試登庸于進退間治亂由別豈意私
昵並緣乘間竊寵欲以一國之士付之佞人屈曲蓋

之手檠如何其人也蠆毒百端狐媚萬狀內藉掖庭之援外肆溪壑之求昔典户曹攫金珠如芥礫嘗領郡寄視版籍于弁髦上恩隆寬猶爲涵覆緻班宰府叨逾巳甚素餐公餘顏不知羞相鼎輴虛顧乃歸之掌握此檠之平昔所願望而不可得者一旦得之將使吐胸中之陰蹤詭狀盡肘後之庸方未技上以誤殿下下以誤蒼生宗社生靈但有不忍言之禍矣且相國之位非殿下所得私一國之相位也任人非正亂源立見根本既仆枝葉從之勃下之日士爲廢書

民爲罷市殿下聞乎否乎使其聞而不爲動心則一國之事去臣所以汲汲爲殿下告者猶喜其未聞而趣爲反汗也臣異國書生蚤承眷遇不恤肝腦敢布腹心惟殿下採擇取進止書上王拊案大怒曰狂生不識時宜輒以右丞爲使人多見其不知量遣使召對時王御紫臨閣周入王怒色未解叱曰卿竪賤下士何得輒議吾大臣貫爾一死放卿東歸周對曰吾斥退固宜歸則何所王笑曰卿本世上人何不思歸周因大悟湧泣交下頗乞骸骨而歸王曰卿雖爲狂

悖亦無甚罔惡後十八年歲在壬午更當名卿顧宮
陵取玉合三枚署甲乙其上賜之且戒之曰卿歸日
首開其一脫或遇難亦第啓視周再拜泣謝而出宮
門有匹馬二卒迎曰請監丞上馬周曰我欲回賜第
取衣服物卒曰奉朝旨不許周頗悒怏馬匹輒行出
城門見向使者迎以訣曰不意監丞事業止此拊而
退遂至來塗而還路人皆叩馬而嘆曰忠臣去矣如
國事何亦有焚香酌水西送別者少頃至台城過報
恩寺門周郎下馬入齋房顧已身偃臥臺上周驚曰
吾其死矣忽有呼周姓名者欲唯喏間則已聲悄時
約五鼓孤燈獨照東壁小監鼻息如雷鳴周憮然而
起視袖間玉合儼存因啓其一內有墨迹如鮮題曰
人生無百年世事如一夢可往衡山中峯尋五官子
問之周歷歷盡記染筆亟識其顛末及曉訪了清言
之即往衡岳訪異人了清堅留不可周出所書以示
之呼童携牽而去迄今不知其存不了清錄其所書
如此

安吉碧蘭堂素有奇怪有士晁紫芝嘗與客遊瞰于

彼迫暮共見水而亡好女子衣服楚楚手捧蓮葉足
履平草而來鬼物急叱之女子自若且行且
吟云水天日暮風無力斷雲影裏蘆花色折得荷花
水上游兩鬢蕭蕭玉釵直吟畢由東岸而去
四明定海縣留氏婦病熱三日始甦夢吏攝入冥府
見獄掾曰爾姓是甚留氏婦曰陳留之留掾顧曰幾
錯乃事遂遣使回送過一冥司土木盛典婦扣使者
嘆曰近來世道薄惡嗜欲無度冥司新添獄專以鍛
鍊罪人耳汝歸漉相警告切須省節且毋通姦爲事
自取其孽可免灾傷婦人既寤徧以告人

雨水漲七日不通薪死室中中書舍人盧載爲之誌

序云余井憩鼠獄智昧雞啼

元德秀退居安祿縣南獨處一室夫家數十里值大雨水漲七日不通餒死室中中書令人盧載爲之誄曰誰爲府君犬必啗肉誰爲府君馬必食粟誰使元公餒死空腹

西蜀有兄弟訟財者畢構侍郎爲廉察呼其兄弟三人以人乳食之所訟皆止

令狐文公除守袞州境內方早召屬吏至公首問米

自鄉里迎來奉養欲無度其司新治獄事以鍛

兄弟曰汝等皆是非母氏婦已陳訖之商採稠日幾

乃事發遣使往送過一宿司士木盛與婦扣使者

價幾何州有幾倉問訖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四倉各出米若干以若干定價糴則可以賑救矣左右聽之流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畜物價方平人心欣然以後得稔

賈貺精於術數有一叟失牛詣桑國師占師曰爾牛在安國觀三間後大槐鵲巢中盤據鞍作卦曰爾牛在安國觀三間後大槐鵲巢中叟往探不見傍有繫牛乃獲盜牛者

鑰必以魚者取其不瞑日守夜之義

桓玄於江州造盤龍舟後劉毅爲刺史居之毅小

盤龍

牛奇章公帥維楊杜牧之在幕中夜多微服逸遊公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牧之以防不虞後牧之以拾遺召臨別公以縱逸爲戒牧之始猶諱之公命取一篋來皆街子報帖云杜書記平善乃大感服

魏武帝遷獻帝於許昌有小李色黃大如合桃帝嘗食至今號爲小御李

陶貞白有二刀一名善腾一名寶勝往往飛腾如二

青蛇

李德裕取惠山泉自常州京置遞號水遞

侯景逼臺城梁武帝無所出有小兒獻計以紙爲鳶繫詔書因風縱之冀有外援鳶飛雖數裁卒不至臺城遂陷

煬帝在江都代王留守長安郡盜賊蜂起有獻計者刻木鵝繫詔于頸致之渭汭冀關東救兵至已放百十順流而下竟無救至

隋文帝問賀若弼曰卿識陳天子否弼曰臣未甚識帝召之噉主以弼名重既見先拜之恭謹流汗弼戲曰卿不必如此恐悚必不失歸命侯

魏徵寢疾上曰卿必不起豈無一言徵曰婺不惜緯上曰眞藥石也徵疾亟上領幼女曰無以報卿功德卿强開眼認取新婦徵曰事去矣終不能望顧主後數年以主與其子叔玉婚

太行山人

唐

李密字玄邃遼西人也（又云遼東平人）本姓屠祖獯仕後魏爲東城令（東城在河間）李氏南奔歸宋宋孝文用之爲直閤吏後出爲安固（安固縣在永嘉）獯子道平仕累朝議郎隨沈慶之出牧江陽道平子遇仙在任爲司州鞏縣令爲魏所擒北歸魏爲交城尉累入仕隨干征戎將軍遇仙子曜爲周太保轉官至魏國公刑部（鞏縣副車椽入京後轉

尚書未幾卒子弼年三十二襲資襲父爵後轉范陽
侯弼子寬上柱國蒲山公知名當代寬死而密起焉
晉楊玄感將反密爲書三策密用書下策據黎陽反
玄感敗走自殺盡獲李密等行至魏郡逃去後依翟
讓自反魏號國公令祖君彥作書布告天下書曰大
魏永平元年四月二十七日魏公府上國公翟諫元也
帥府左長史郝元眞大將軍左司馬楊德芳等布告
天下人倫衣冠士庶等自元氣肇闢厥初生民竪之
帝王以爲司牧是以羲農軒頊之后堯舜禹湯之君
靡不祗畏上玄愛育黎庶乾乾終日翼翼小心敬拱
索而同危履薄氷而爲懼故一物失所若納溝而撝
之一夫有罪遂下車而泣之謙德軫于青昃勞切
于責已溥天之下率土之濱蟠木距于流沙瀚海窮
于丹冗莫不鼓腹擊壤鑿井耕田致政昇平駈民仁
壽是以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用能享國多年祚
延長葉未有暴虐臨人克終天位者也隋氏徃因周
末豫奉緦衣狐媚而圖聖賢筐篋以取神器績成負
袞狼虎其心始瞳明兩之暉便干少陽之位先皇大

漸侍疾禁中遂爲梟獍便行鴆毒禍深于莒僕酷嘗于商臣天地之所不容人神之所嗟憤如以州吁安忍闕伯日尋劒閣所以懷兇晉陽于焉起亂殉人爲樂淫刑斯逞夫九族既睦唐帝闡其欽明百代本支文王表其光大況乃壞磐石勦絶維城唇亡齒寒奚止虞虢欲求長久其可得乎其罪一也禽獸之行在于聚塵人倫之禮別于內外而簡陵公主逼幸告終誰謂黍手之賢翻見齊襄之耻于先皇嬪御並進銀鑼諸皇子女咸貯金屋扎雞鳴于詰旦雌雉悠其于飛祖服戲陳侯之縣穹廬同胃頓之寢爵賞之出女謁遂成公卿宣淫無復綱紀其罪二也平章百姓一日萬幾未曉求衣昃日方食是以大禹不貴于尺璧光武無隔于本支體此殷憂深慮幽枉而荒躭于酒色俾晝作夜式號且呼甘嗜聲伎常居窟室每萌糟丘朝廷罕見其身辟臣希覩其面斷決自遏不行敷奏于焉停擁中山千日之酒酩酊無知襄陽三雅之盂留連詎化又廣召良家充選宮掖潛爲九市親駕六驢自比商人見邀逆旅殷紂之譴爲小漢靈之

罪更輕內外驚心遐邇失望其罪三也上棟下宇著在易爻茅茨采椽陳諸史籍聖人本意唯避風雨詎待金玉之華須締錦繡之麗故瓊臺雲構商辛以之滅亡阿房崛起秦政以之傾覆而不遵古典不念前書廣立池臺多爲宮觀金鋪玉戶青瑣丹墀薇帷日月隔閡寒暑窮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資財使鬼尚難爲之勞人固其不可其罪四也公田所徵不過十畝人力所供纔止三日是以輕徭薄賦不奪農時積于人無藏府庫而科稅繁弊不知已極猛火屢

漏巵難滿頭會箕斂逆折十年之租杼軸其空日有萬金之費父不保其赤子夫乃棄于糟糠萬戶則城郭空虛千里則烟火斷絕西蜀王孫之室翻爲原憲之貧東海麋竺之家俄成鄧通之鬼其罪五也古先哲王十征巡狩唐虞五載周則一紀本欲親問疾苦觀省風謠乃復廣積薪蒭多聚儲餼年年歷覽處處登臨從臣疲弊供畜辛苦而飄風凍雨聊竊比于先駈車轍馬跡遂周行于天下秦皇之心未已周穆之意難窮宴西王母以歌雲浮東海而觀日家苦納桔

之勤人阻來蘇之望且天子有道守在海内不
在德非險長城之役戰國所爲乃是狙詐之風非
關稽古之法而乃追迹前代版築更興廣立基址延
袤萬里骸骨蔽野流血成川積怨比于丘山號哭動
于天地其罪六也近水之東卑濕之地禹貢以爲荒
服周王棄而不臣以羈縻遣其聲教苟欲愛人非求
拓土强弩末矢理無穿于魯縞衝風餘力詎可動于
湯毛石田得而無堪雞肋棄而有用特衆怙彊窮兵
黷武唯在吞并不思長策兵猶火也不戢自焚遂使
億兆喪陵隻輪莫返夫差喪國實爲黃池之盟符璽
滅身良由壽陽之役欲捕鳴蟬于前不加挾彈于後
復矢相顧髮弔成行義夫切齒壯士扼腕其罪七也
正言啓沃王臣匪躬唯木從繩若金須礪唐堯建鼓
思聞獻替之音夏禹懸鞉待聽箴規之美而愎諫遂
十始賢嫉能直士正人皆由屠戮左僕射上柱國齊
國公高熲上柱國宋國公賀若弼並以功臣矜吐良藥之言翻加鐫鑊之賜龍逢無罪遂
遭夏桀之誅王子何辜乃被商辛之戮致令君子結

舌賢人鉗口指曰日而比盛射蒼天而敢欺不悟國
之將亡不知老之將至其罪八也設官分職貴在銓
衡察獄問刑無聞販鬻神起論銅臭爲功梁冀
愛金屋之蛇孟佗藺蒲萄之酒遂使彝倫放斁政以
賄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積薪厝上同汲黯之言囊
錢不如聞趙壹之賦其罪九也宣尼有言無信不立
用命賞祖義豈食言自昏昏王嗣位每歲駕幸南北巡
遊東西征伐至于詣曩蹕東却固守陽鄉野戰雖
門解關自外征夫不可勝紀記立功勳須酬官爵
忘惰翻覆言行浮詭臨危則勳賞懸授魁寇則縲紲
不行異商鞅之齎金同項羽之刻印芳餌之下必有
懸魚惜其重賞求人死力走丸逆坂譬此非難凡百
驍雄誰不警忿至于匹夫蕞爾宿諾不虧況在乘輿
二三其說其罪十也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況四維不
張三靈靡萃無小無大共識殷亡愚婦愚夫咸知項
滅罄南山之竹書罪未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是
以窮奇災于上國猰㺄暴于中原三河縱封豕之貪
四海被長蛇之毒百姓殲亡殆無遺類十分爲計纔

一而已蒼生懍懍同憂杞國之崩赤縣嗷嗷俱恐歷
陽之陷且圖祚將改必有常期六百殷喪之符三十
姬終之數故讖籙皆云隋氏三十六而滅此則厭德
之象以彰代終之屯先見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況乃
攙搶竟天申繻謂之除舊歲星入井甘公以爲義與
兼朱雀門燒正陽日蝕狐鳴鬼哭川竭山崩並是宗
廟丘墟之妖荆棘掖庭之事夏氏則災彝非多殷人
則咎徵更少華牛入漢方知大亂之期王良策馬始驗
兵車之會今者順人將革奉天弗違大誓孟津陳盟

景亳三千列國七百諸侯不謀以同詞不召而自至
轟轟隱隱如霆如雷雕虎啸而谷風生應龍驤而景
雲起我魏公聰明神武齊聖廣淵總七德而在躬包
九功而挺秀周太保魏國公之孫上柱國蒲山公之
子家傳盛德武王承季歷之基地啓元勳世祖嗣晉
王之業禹生白水月角之相便彰載誕丹陵天保之
文斯著加以姓符圖籙名協歌謡六合所以歸心三
靈所以改卜文王厄于羑里赤雀方來高祖隱于砀
山形雲自起兵誅不道赤伏至自長安鋒刃難當黄

星出于梁宋九五龍飛之始大人豹變之秋歷試諸
艱大敵剛勇上柱國司徒東郡公翟讓功宣締構冀
資經綸伊尹之佐成湯蕭何之輔高帝上柱國楊管
歷城公孟讓上柱國左武侯大將軍單雄信上柱國左
武侯大將軍徐勣上柱國大將軍柴元眞絳郡公秦
行儼等並運籌千里勇冠三軍擊劒則截蛟斷鼇參
弧則吟猿落鴈韓彭絳灌成沛公之基寇賈吳馮奉
蕭王之業復有蒙輪扶輈之士扳距投石之夫梟鴟
追風吳戈照日魏公屬當斯運救此億兆躬擐甲冑
踐跋山川栖風沐雨豈辭勞倦遂與西伯之師將問
商巢之罪百萬成旅四七爲名呼吸則江河絶流叱
咤則嵩華自扳以此攻城何城不尅以此擊陣何陣
不摧譬猶瀉滄海而灌殘燄舉崑崙而壓小阜鼓行
而進百道俱前以四月二十一日屆于東朝而昏文
武留守段達韋津皇甫無逸等昆吾惡念飛廉姦佞
尚迷天數敢拒義師驅率羣徒象有十萬自廻洛倉
北遂來兼脅于是熊羆逐貔豹爭先因其倒戈之
心乘我破竹之勢曾未旋踵瓦解冰銷坑卒則長平

衆多病卽旅耳爲少達等助樂爲虐嘯自固栅
衝亂無從設九拒之謀斗角將鳴空憑百樓之險燕
巢幕燕魚遊釜池砂藏之期匪伊朝夕與落武牢國
家儲積並我先撫爲日久矣又得回洛倉取黎陽天
下倉櫃盡非隋有四海赴義萬里如雲足食足兵無
前無敵裴光祿仁基雄才上將受脤專征遐邇稽歸
安危是托識機知變遷虞事夏袁謙矜于藍水須施
蔑在榮陽竇慶戰沒于淮南郭詢授首于河北隋之
亡沒料可知矣清河公房彥藻近持戒律略地東南
師之所臨風行電激安陸汝南隨機蕩定淮安濟陽
俄然送欵徐圓朗已平魯郡孟海公又破濟陰于是
海內驍雄咸來嚮應封人瞻取長平之鏡郝孝德據
黎陽之倉李士林虎視于氏平王湘仁鷹揚于上黨
劉興祖起于北朔崔白駒在于頼川各擁數萬之兵
俱期牧野之會滄溟之右函谷之東牛酒獻于軍前
壺漿盈于道左諸公等並衣冠華冑杞梓良材神欵
靈澤之秋列地封侯之始豹變鵲起今也其時龍鳴
鼉應見機而作宜加鳩率于弟共建功名耿耿之赴

光武蕭何之奉高帝功名金章紫綬軒蓋珠輪富貴已重當年珪組仍傳後葉豈不盛哉若隋代官人同夫桀犬尚私王莽之恩仍懷蒯瞶之祿審配死于袁氏不如張郃歸曹范增困于項王未若陳平從漢魏公推以赤心當加好爵擇木而處幸不自疑猛虎猶豫舟中敵國風沙之人共縛其主彭寵之漢自殺其君高官上賞即以相援如暗于成事守迷不返崑山縱火玉石俱焚仗義噬臍悔將何及黃河如帶明余旦旦之言皎日麗天知我勤勤之意布告天下咸使聞知祖君彥　陽人齊僕射孝徵第六子博學强記下筆成文贍逸之甚聲馳海內吏部侍郎薛道衡嘗薦之于隋文帝帝曰豈非歌殺斛律明月人兒耶煬帝嗣位尤忌知名遂低常調爲東郡書佐校宿城令稱爲祖宿城自負其才常鬱鬱思亂及李密用爲元帥府將長史記室參軍恨被隋朝擯棄所以縱筆直言唐高祖屯兵壽陽衆號五十萬遣仁則齎書至密負其强自爲盟主密作書報曰頃者皇綱失統人神離擾運窮陽九數終百六四海業業常懷逐鹿之心

百姓嗷嗷家有瞻烏之望故炎帝衰則軒轅出夏桀
亂而成湯起尚勤二十七位終勞五十二戰大極橫
流重安區域及周之季世七雄並據漢之末年三分
鼎峙雖由天時亦由人事自大業昏凶年逾一紀北
雒司晨飛虎擇肉遊略莫返終傷五子之歌宮室奢
侈寧止百金之費加以巡幸靡極役用無窮筋力盡
于征伐賦稅窮于箕斂夫行妻寡父出子孤溝壑尪
亂麻之多大陵有積屍之氣況雄圖早著壯志遠聞
白武安之用兵張文成之連策遂能見機而作觀釁

而動奮臂鵲起拂衣豹變是知一繩所繫寧維大樹
之顛阿膠欲投未止黃河之濁昔項伯亂楚徹子去
殷非夫明哲豈能及此與兄派流雖異根系本同俱
稟鳳喙之風共成龍德之後實願永作維城長為磐
石自惟虛薄幸藉時來為內英雄共推盟主銳師百
萬為旅上將四七成群牛馬谷量羅紈山積開鉅橋
之粟發負攸歸發倉之米人夫斯賚故能長淮之
北滄海以西莫不筐厥玄黃爭獻牛酒轟轟隱隱如
霆如雷滅周者九鼎知輕亡秦者三戶云衆況晉陽

之城表裏山川共爲脣齒天下誰敵所望左提右挈
戮力同心執手嬰于咸陽磋商辛于牧野豈不偉哉
豈不休哉願追步騎數千次于河内聽待至日即欲
會盟當時面奉光儀親論進止東都江都消息來去
具知動靜今涼風已届大火將流戎略務殷唯宜動
息今脫蒙親降玉趾側聽金聲雲霧既披適願無已
唐公得書大笑曰李密陸機放肆不可以折簡致之
吾方安輯西京未遑東伐既欲拒絶便是更生二泰
宜優待之使其遷善記室承指報密曰項者昆山

烈海水群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布衣戊卒鋤耰棘
矜爭帝圖王狐鳴鴟起梟鏡京洛强弩圍城臠臑周
原僵屍滿路昭王南巡汜膠船而忘返兇奴北盛將
放髮于伊川輩上無虞群下能舌大盜移國莫之敢
指吾雖庸劣幸承餘緒出爲人使入典人屯雖云位
未爲高足成非賤素飡當職俛俛勿榮從容平勃之
間誰云不可但顛而不扶通賢所責主憂辱物議
徒然等袁安之流涕極賈生之痛哭所以伏旗投袂
大會義兵援撫河朔親和番塞兵陳天下志在尊隋

以弟見機而作一日千里雞鳴起舞豹變鞭啓宇
當塗聿來中土兵臨郊鄙將覩周鼎屯營赦庾酷似
漢王前遣簡書相爲唇齒今來辱旨莫我肯顧天生
蒸庶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雖逾知命
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巢早膺圖籙以寧
億兆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于唐斯榮足矣殪商
辛于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于咸陽非敢聞命汾晉
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今日鑾輿南
恐同永嘉之孰顧此中原鞠爲茂草興言感嘆實

寧懷未面虛襟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
重堂勉滋鴻業誠大雅之詞也密得書大喜自是信
使頻遣往來有道士徐鴻客上經天緯地策一篇于
密軍旅揮霍失其本文題其封曰大衆雖聚愚未盡
人謀師老厭戰難以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
之銳沿流東指直詣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雖
未遑遠略心異其言以書招之曰齊州長史至得所
上書第一篇理智優長文采密麗覽而味之佳翫無
已夫天地閉賢人隱少微光處士見故崆峒之上軒

轅問于廣成汾水之陽唐帝從于釱闕是知肥遯爲
美齊物幽歸雅度與蘭杜俱芳高風共雲霞並等孤
門承世胄地籍餘緒平生大志豈圖富貴只爲時逢
版蕩代屬艱虞厭海水之群飛憫蒼生之塗炭便與
二三人傑百萬武旅欲受降于軹道將問罪于商郊
未遇玄女已思黃石韋有啓沃謀猷弼成韜鈐者也
百戰百勝之奇七縱七擒之略每求符筮實勞夢想
先師學究本源術苞奇政入風五星之候玉商金商
之形莫不洞曉于心若指諸掌今龍戰于野鶴翔

廓或出或處且變且更濡足授首是曰仁人除暴靜
亂方稱君子贊我興運今也其時師宜躡屩擔簦用
虞鄉之禮披裘輓輅襲婁敬之風引領瞻望拂席相
待遲聽鄙生之談方聞左車之說桂樹山幽歲云暮
矣桃花源遠想見其人冬首薄寒比如宜也想攝養
有方當無勞慮庶不違千里之期早赴六軍孤已勒彼州
令以禮相送冀面非遥遺此不多及書送鴻客晦朕
林野莫知所之宇文化及弒煬帝于江都唐高祖始
即位改元江都凶問至東都越王侗即位李密使房

彦藻詐云容欲降隋猶慮群臣異議者越王乃授寇
太尉尚書令兼征討諸校事詔曰我大隋之有天下
于茲三十八載高祖文皇帝聖略神功載造區夏世
祖明皇帝則天法祖混一華戎東暨蟠桃西通細柳
前踰丹徼後越幽都日月之所德風雨之所至圖首
方足稟氣食毛莫不盡入提封皆爲臣妾加以實貶
畢集祥瑞咸臻作樂制禮移風易俗知周寰海萬物
咸受其賜道濟天下百姓用而不知往因歷試統臨
南服自居過極順茲望幸所以往歲省方展禮賜覲

停鸞駐蹕安撫清淮入屯如昔七年不移豈意變起
非常退于軒階事生不意延及晏駕奉諱之日五情
殞潰攀號荼毒不能自勝且聞之自古哲王有此逮
剝賊臣逆子何代無之且如宇文化及世傳庸器其
父述往屬時來早霑渥遇賜以婚媾置之公牧位過
九命祿重天下禮極人臣居榮世表徒承海嶽之息
未有涓塵之益化及以此下材夙蒙顧盼出入內外
奉望階墀昔陪蕃國統領禁衛從昇聖祚位列九卿
但性本兇狠恣甚貪穢或納交惡黨或侵掠貨財事

重刑篇狀盈獄簡在上不遺磬履恩加草莱應至死
輩每蒙恕免三經除解尋復本職再徙邊裔尋即追
還生成之恩昊天罔極奬擢之義人間稀有化及梟
獍爲心鳥獸不若縱毒興禍傾覆行宮諸王兄弟一
時殘酷暴于行路口不忍言有扈之在夏時之
于周代痛辱之極亦未爲過朕所以殞首崩心飲膽
食血瞻天視地無處容身今公卿士庶群寮百辟咸
以大寶鴻名不可頓墜元兇巨猾須早夷滅梟戮朕
躬嗣守寶位顧惟寡薄志在靖復今者離繈衮而秉
鼮鉞釋衰麻而擐甲冑舍窅誓衆忍泪興兵指日遄
征以平大盜且化及僞立秦王之子幽遏羈縻囚挹
其身自稱覇相專權擬于九五履踐禁御據有宮闕
昂首揚眉初無慙色衣冠朝士外懼兇威志士誠臣
内皆憤怨以我義師順彼天道梟夷醜族匪夕伊朝
太尉尚書令魏國公丹誠内發寵略外舉率勤王之
師討違天之逆貔虎爭先熊羆竟進金鼓震聲若火
狹毛鋒刃縱横似湯沃雪魏公志在康濟投袂前驅
朕親御六軍星言繼軌以此衆戰遂斯須舉擘山可

以破射石可以穿兜賊擁此人徒皆有離德京師傳
衛皆憶家鄉江左淳黎南思邦邑比來表疏絡繹人
信相尋若王師一臨舊章懸覩自皆卸甲倒戈氷銷
鳥散且聞化及自恣天奪其心妄戮不辜詆辱人事
莫不道路以目號天踊地朕今復讐雪恥梟斬渠
人極溺救焚所襲者士庶凡因從駕在賊所者一從
原免罪惡不論已切魏公掃平之日縱授賊官明非
本意忽因請計爲賊苦戰前自投赴官軍者量加爵
賞表其誠節朕亦即大位克在進賢比來擢引勳舊
皆廖好爵其趨駕朝士雖未至東朝皆遥授官職有
爲異等父子兄弟咸亦引擢內外朝集冕衣官品祿
廩賜物准例給之務在哀矜俾無困乏唯望天監孔
殷祐我宗社億兆感化俱會朕心梟戮元兇策勳飲
至四海交泰稱朕意焉其兵衛戎機剋取魏公節度
處置之詞也越王仍別與密書以伸厚意皇帝敢問
太尉尚書令東道行軍元帥上柱國魏國公司農卿
李儉等至覽表具之公以厚地鴻材冠冕當世連城
重價領袖一時加以博學令聞雄才上略縉紳攸仰

雅倦倾心眹肖居蒲郎公相欽尚眷言敬愛載勞夢
想常恨以事壅之情未遂神交之望蹔結何似今屬
王室不造賊臣作難南征不久蒼梧未歸雖地承丕
緒應此盟命誼血晃旒之下飲膳宮闕之中公孝義
為心間于蓬適仁恕待物形于內外且卿相門克昌
日久高祖撫運之年明聖在蕃之日非為義合寔亦
家通今公智足匡時威足夷難奮高世之略動勤王
之師經綸國家雪復讐恥此是公之任也更俟何人
前度公此懷必可暗寄故馳遺尺一聊布腹心忽得
今表事若符契詞高理至義重情深執對循環不忍
以慰昔韓信之道合漢南竇融之功成河右以古譬
今萬分非一今日以前咸共刷蕩使至已後彼此通
懷七政之重佇公匡弼九伐之利委公指麾皇靈在
上幽祇在下福謹禍盈天地常數公率義衆剪戮兇
醜蒸與天下共賞之宇文化及滔天構逆傾覆惟辰
蒸與天下共誅之且聞元兇初謀誑惑內外及行大
禍殘忍極理文僞覇相據有宮闈文武官大夫凡有
所職心痛鼻酸聲徹天壤今公率有名之師撫無妄

之衆頹山壓那覆海滅焚不俟終日元功早建朕以
赤心委公公以素懷付朕魚水一合金石不移卽是
韓彭更生伊周再出欲公存心撝揖以效古人而古
往今來彼何人也道高者不以俗務爲累德厚者不
以名實爲心公運此謀猷除彼喪亂匪躬之節出于
世表豈以名秩而挂雅懷但功高茂實義弘往策屈
已從務亦達者之心故有今授恩禮之耳既彼此義
令蠲類家公所授官秩悉依前定承制封拜事有舊
章任公便宜量加除授必若須行詔勅待報卽坏
身務在機權勿爲形迹知摧破凶徒已遂意于洪達
令起亹之黨擒獲送身非直朕之甘心亦甚表公深
意梟類才蠢命延晷刻待公東行事畢返旆西討尅
復關河矯足可待司農卿李儉等既將君意遠來非
無勞役所以並據授官以荅來貺總戎之心去此稍
遥東望風烟情深爲據秋首循燠夙夜務殷念保于
金慰茲延望隱若敵國非獨往賢今與公合圖亦是
幽明洊意公其勉之嗣天心也故遣銀青光祿大夫
大理卿張權等指宣往意權至容北面就臣位拜授

詔敕密至克戰敗歸長安皇朝拜上柱國光祿卿那
國公以表妹獨孤氏妻獻策勸其舊兵歸鎮東土高
祖許之乃行帝悔敕詔密歸朝廻到桃林反叛時史
寶藏爲熊州留守遣將軍劉善武討之密敗死密妻
獨孤氏爲周宗

宋 宋無

李煜歸附後鬱鬱不樂見于詞語在賜第之夕命故
妓作樂聞于外太宗怒人傳小樓昨夜又東風併坐
之遂襲成覿江南錄云李國主周后隨後主歸附封
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一入輒數日出必大泣
罵後主外聞之主多方宛轉避之云此非汝家又李
國主歸附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
淚洗面

芳儀江南國主李昇女也納土後在京師初嫁供奉官孫某爲武彊都監妻生女皆爲遼中聖宗所獲封芳儀生公主一人趙至忠虞部自北歸復官嘗任遼爲翰林學士修國史著庭雜記載其事時是補之爲北都教官覽其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云金陵宮殿春霏微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五吹簫粉黛稀揔堂詩酒皆詞客奪錦揮毫在座席後庭一曲恣風流國主風流今易收淚洒臨江悲故國公卿獻籍朝未央勅書築第優降王魏

停曾不輸織室供奉一官奔武彊秦淮潮水鍾山樹塞北江南易其土雙燕清秋夢柏梁吹落天涯猶並羽相隨未是斷腸悲黃河應有却還時寧知翻手朝事尽尺山河不可期今誰見國亡家破一身存可嘆身存抑何願芳儀加我名字新教歌遣舞不由人採珠拾翠衣裳好深紅暗盡驚胡塵陰山射虎邊風急嘈雜琵琶酒闌泣無言數徧天河星只有南箕近鄉邑當年千指渡江來千指不知身獨哀中原骨肉又零落黃鵠寄意何當

厄生男自有囘方志女子郎知出門事君不見李陵
推髻泣窮邊丈夫漂泊猶堪憐江州廬山眞風觀李
王有國日施財修之利姓氏于后有大寧公主永嘉
公主皆李景女不知芳儀者孰是也
陳同甫名亮號龍川始聞幸稼軒名訪知將至門過
小橋馬三躍而三却囘南忽投鞭揮馬首推馬朴地
徙步而進稼軒適倚樓見之大驚異遣人詢之則同
甫已及門遂定交稼軒帥淮時同甫與時落落家甚
貧訪稼軒于治所相與談天下事酒酣稼軒言南北
之利害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
此且言錢唐非帝王之居擾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
夾西湖之水滿城皆魚鼈飲罷宿同甫于齋中同甫
夜思稼軒沉重謹言醒必思其誤將殺我以滅口遂
盜駿馬而逃月餘同甫至書于稼軒假十萬緡以濟
貪稼軒如其數與之